

牵手就永远^①

MISSION
IMPOSSIBLE
红枣 著

青春史上最元气热血的女追男传奇，
看呆萌二货女主如何扑倒傲娇高冷男神。

一场目的不纯的倒追利用，
却让她遇见那个愿意爱她如生命之人。
独家实体首发，网络全无连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021-36026888-113

牵手就永远

红枣著
Mission Impossible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牵牵手就永远 : 全2册 / 红枣著. — 南京 :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7993-9

I. ①牵…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627号

书 名 牵牵手就永远
作 者 红 枣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淦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紫 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390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93-9
定 价 56.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64810892-616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1

我猫着腰站在男生宿舍楼的楼下，把围巾绕着脖子紧了紧，然后搓了搓手。

郑燕林跟在我身后，吸了吸鼻涕：“我说陶芊，你想向江一原告白，什么时候不行啊？为什么偏偏要选这么冷的天！我都快冻僵了。”

我摆弄了一下地上的蜡烛，看了她一眼：“昨晚我给你说的那段话你还记得吗？”

郑燕林愣了愣，点了点头。她一直以过目不忘闻名全校，因此此刻毫不费力地小声背了出来：“专家指出，春天人体内分泌激素和神经递质都会发生相应变化，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神经递质增加，这将使正常人的情绪更加高涨甚至躁动，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将产生巨大变化，即便是平时温顺的女孩，

也更容易将目光投向英俊强壮并且长势喜人的异性，并对那些光鲜亮丽的同性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然后她抓了抓头，“你昨晚应该就是这么说的，误差率不超过1%。”

我点了点头：“现在几月？”

“三月啊！”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三月是什么季节？”

“春天啊！”

我翻了个白眼：“那不就得了，春天到了，动物们都该发情了，人也该进入求偶期了，春天么，大家都能理解的不是吗？我在春天这么鸟语花香的时刻想要追求一个鸟语花香的英俊少年，不就显得又合理又让人认同吗？这样一来，追求也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不是吗？”

郑燕林抖了抖腿，也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怎么的，她的表情总觉着有些扭曲。

我也懒得分析她的情绪，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打火机，塞了一个到郑燕林的手里：“赶紧的啊，快10点了，再过半小时江一原就该睡了，我得赶在他睡觉之前给他一个甜蜜的惊喜。”

郑燕林又抖了抖，颇有些间歇性癫痫的感觉，好在她很快克制住了自己的抖动，弯下腰和我一起点起地上那一圈蜡烛来。

柔和的光驱散了夜色，地上的蜡烛被摆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爱心，爱心的左边是JYY，右边是个U，连起来就是：江一原，我爱你。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了看手表，快10点一刻了，我抬头盯着三楼最左边的窗户，果然，在指针指向10点一刻的同时，窗边出现了江一原雪白的脸，他来关窗了。

我贪婪地盯着他的脸。那么干净利落的线条，每一处都恰到好处，没有一分多余也没有一分缺损。

江一原忽然睁大了他漂亮的眼睛。

他看见了我，噢，不，我想他应该是先看到了地上那些示爱的蜡烛。

我热情地朝着他挥了挥手。

他一动不动地瞪着我。

我更大幅度地挥起手来：“哎，哎，江一原！我在这里！我是陶芊啊！”生怕江一原的眼神不好，我原地跳动了起来，“我在这里！看我！看我！”

此时其他男生宿舍也有人看到了楼下这边的动静，纷纷拉帮结派地探出头来看热闹，不少男生掏出手机朝着我拍照，起哄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一波接着一波。

然而江一原还是像见了鬼一样瞪着我，没有任何其他表示。

看起来我的示爱还不够热情似火？

我抓了抓头，终于破釜沉舟大喊道：“江一原！我爱你啊！”

江一原“啪”的一声关上了窗户。

我摸了摸鼻子，转过头，郑燕林正看着我。

“你看，这一次太热烈了，他都害羞了。”我讪讪道，“算了，江一原很腼腆咱们又不是今天才知道，你以前追他的时候他不也这样不善回应吗？”

郑燕林咳了咳：“陶陶，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我那时候可从没有有这么热烈地追求过江一原，我都是默默站在一边暗暗地爱他支持他，成为他坚不可摧的后盾。而且人家也不是不善回应，江一原的口才明明挺好的……”

“刚才接到投诉有人在男生宿舍楼下面蓄意纵火啊？！是谁？给我站住别跑！”宿管大妈激情荡漾的声音由远及近打断了郑燕林的话。

这下不仅郑燕林抖，连我也抖了。也不知道学校怎么想的，招了个退役的全国散打冠军当宿管，简直是男生宿舍楼一霸，直接斩断了校园里蠢蠢欲动的女性生物的求偶道路，独自霸占了三栋楼的优质男性生物，包括我的江一原。

我和郑燕林像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一样急急忙忙踩灭了那堆浪漫的蜡烛，胡乱塞进袋子里逃难似的跑了。

郑燕林跟我不同系，她是学法律的，第二天一早，她就给我来了电话。

“陶陶，你看到学校BBS论坛的热帖了吗？《广告系的陶芊又一次热情求

爱建筑系高岭之花江一原》，咱们刚摆了个蜡烛，结果一晚就上了置顶帖！”

电话里郑燕林的声音相当亢奋，但我还是不得不打断了她。因为我的生意要上门了。

挂断郑燕林电话后便接起了一个学妹的电话。

“喂，是陶芊学姐吗？我想买《广告学概论》、《新闻传播法规与伦理》《组织传播学》还有《广告策划与创意》这几门课的期中复习讲义。”

我除了以追求江一原出名外，在广告系，至少也是倒卖复习讲义界的风云人物。

“这四门啊，全套装订好的150吧。”

“学姐，便宜点吧！120怎么样？最近实在手头有些紧啊，下次余裕了请你吃饭！”

“150一口价，不能再低了，学妹你也知道这四门课的老师可喜欢挂人了，何况其他人那儿，可买不到这四门课的讲义。”

电话里学妹犹豫了下，最终还是咬咬牙答应了我：“行，那学姐我来你宿舍吧，我们面交。”

电话挂掉没五分钟，楼下宿管站就电话我说有人找。

屁颠屁颠地拿上四份讲义下楼，宿管站门口果然有一个女孩在等我，逆光有些看不清容貌，只见她身材相当高挑，长发飘飘，身上穿着一件看似没个万把块下不来的米色风衣，脚上是一双小羊皮的长靴，围了条颜色雅致的围巾。

我把讲义递过去：“学妹，就你这身行头，看着可不像是手头会有些紧的，还和我砍什么价，也太不够意思了！讲义给你，150给我。”

那女生愣了愣，从逆光里走出来。

我这才看清她不是我的那个学妹。眼前的这个女生肤色雪白，画着精致却不艳俗的妆，眉眼间是对自己容貌的自信和一种与生俱来的骄傲。

“噢，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我朝她点了点头算是道歉。

“你是陶芊对吧？”没想到对方瞪着我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我是徐

妍，找你有点事，我们去外面的咖啡厅聊聊。”

我一头雾水地跟着她到了咖啡厅。

等服务生为我们端来了咖啡，一直瞪着我的徐妍终于从她的香奈儿包里掏出了一个信封。

“这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密码我写在纸条上了，里面有十万。”徐妍喝了一口卡布奇诺，“陶芊，我希望你拿着这些钱，离开江一原。”

我为这种发展有些愣神：“如果你一定要给我十万，我当然也可以勉为其难地收下。可是这位小姐，我不认识你。而且，我从来没和江一原在一起过啊，怎么谈离开？”

徐妍看了我一眼，眼神满是鄙夷和不屑：“我知道你没和一原在一起，一原根本看不上你。我是说，拿了这些钱，让你不要再纠缠他。”

言情小说和烂俗的电视剧里，富家子弟与平民少女的爱情总是被富家子弟的母亲棒打鸳鸯的。但我不知道，我还不是鸳鸯，只是一个富家子弟门外追求他的野鸭子，也要被这么一顿棒打。

“所以站在这种立场和我说话，一定是伯母吧，您保养得真好！”我看着徐妍年轻的脸虔诚地赞美，“您的皮肤又光滑又白嫩，眼角也只是一两条可以忽略不计的鱼尾纹！看着根本不像已经有江一原这么大儿子的人，分明看着没比江一原大几岁呢！”

结果这几声赞美压根没收到让对方心花怒放的效果，正相反，徐妍的脸，整个都黑了。她端着咖啡杯的手也在微微发抖，似乎努力压抑着要把热咖啡泼到我脸上的冲动。

她咬牙切齿道：“陶芊，你别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我和一原从小一起长大。一原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他那样优秀的人，不可能和你这种家里开个街头小餐馆的人在一起的。他原本已经被美国常春藤盟校录取了，可当时伯母身体不适，手术后状态很差，他才留在这个城市进了T大，不然你根本没机会遇见他，因为你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管你怎么追求都不可能成功，对他来说只是困扰，我给你钱是因为你现在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他

的正常生活！我作为他从小密友，希望能帮他解决你这个麻烦。”

我本来想反驳点什么，无奈一声中气十足的大嗓门打断了我的思路。

“陶芊学姐！我可找到你了！”

随着这豪迈的声音，一个大个子的长发女生朝着我跑来。她一站定便拍着胸口喘气：“还好问了下宿管，知道你上咖啡厅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

我拿出讲义递给她，学妹接过去，有些扭捏：“那啥，学姐，真的不能再便宜点吗？120行吗？”

我连忙摆手：“不行不行，已经是特惠价了，而且150的话我流血流泪附赠私家珍藏，送你一张我偷拍到的江一原露点照。”

“露几点？”

“两点！学妹！人不能太贪心，150买四个讲义你还想让江一原露三点出场你也把他想得太廉价了吧？”

学妹咬了咬牙：“行！成交！”

这边我和学妹达成了友好合作的共识，桌对面的徐妍却是拍案而起。

“陶芊！”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可真是太不要脸了！你竟然拿江一原做生意？！”

“徐妍你想要吗？江一原露点照片集锦大礼包，200块，你要的话我卖给你，限量版的，而且买大礼包的话赠送随时更新服务，一旦有江一原露点新系列，我可以给你免费提供更新服务。”

徐妍掏出钱包，丢了200给我：“我买断这个大礼包。你既然喜欢钱，那十万块也给你，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名字和一原联系在一起。”

我看了眼她丢在桌上的钱和信封：“我干吗要十万？江一原家里那么有钱，万一被我狗屎运追上了，他以后的钱都是我的。所以说人的眼光要放长远啊，切勿为了蝇头小利就迷失了自我。另外200块也不够买断这个大礼包啊，毕竟这个大礼包一出来，预定的人就有三十几个啊。”

徐妍终于忍无可忍：“陶芊你这种人真的是狗皮膏药一样让人恶心，而

且怎么会有你这么卑劣的人！你这种人怎么可能真的喜欢他！被你这样的人纠缠真的是太悲哀了！你这样早晚要遭报应的！”

徐妍说完，站起来踩着高跟鞋噔噔地走了，她的步子特别重，像每一步都把那细尖跟踩在我的脸上一般用力。

徐妍刚走，我便站起来，一把撩开了隔开这个座位与隔壁座位的竹帘。

坐在隔壁座位的人下意识地抬头看我。

果然是江一原。

即便是坐在简陋的学校咖啡厅里，他也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贵族肖像油画。当然，如果他现在没有皱着眉头充满厌恶地瞪着我，就更完美了。

然而即便是满脸负面情绪，也丝毫减损不了他的美貌，反而更显得生动而逼真，像是画里走出来的人。

我知道徐妍说得那些话是对的，江一原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永远不会喜欢我，我对他来说就像是雨天踩进泥泞里不小心沾上的一只鼻涕虫，像是要拼命黏上他这朵鲜花的牛粪。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鲜花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心有灵犀一点通呗，心电感应，就感觉你一定在这里。”

“说人话。”江一原看了我一眼，声音却是冷得连冰渣子都快砸下来了。

我老实交代：“徐妍刚才和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朝着背后的隔间看。而且没有你的首肯，她这种类型的人怎么可能会自降身价跑来找我。”

江一原忍无可忍地皱着眉头站起身，身高上的优势便体现出来，一瞬间我便比他矮了一大截。

“陶芊，别再纠缠我了。我现在不喜欢你，以后更不会。而且你这样死缠烂打，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我不以为意：“学校的BBS上有人统计过，一个普通女生一天内平均能和你讲话的机会是9%，在这9%的比例里能和你讲到两句或两句以上话的几率只有4%。而你看，我不仅每次和你讲到了话，还讲到了很多话。这充分说明，爱拼才会赢！”

江一原大概被我的无耻震惊了，他死死盯着我：“全世界女人死光了我也不会喜欢你！”

“全世界女人死光了，那就只剩下男人了，江一原你在暗示什么吗？”

“陶芊，别曲解我的意思。我是异性恋，我可能会喜欢很多不一样的女孩子，唯独不会包括你。”

我愣了愣：“你确定？话可别说得太满啊，没准你以后爱我爱得不可自拔，非我不可呢。”

江一原盯着我，一字一顿道：“我保证，我确定，我江一原，绝对不会喜欢陶芊，除非我眼睛瞎了，才有可能喜欢你！”

江一原说完这些话，转身正要走，又突然折了回来。

“还有，你再敢拿我出生和满月时候的照片去骗人说是露点照，我就找律师告你！”江一原用手指狠狠戳了戳我的肩膀警告道，“以及，绝对不许让别人知道今天我和你说了话！”

说完这些，他像意识到什么，嫌恶地抽回了手指，拿起桌上的餐巾纸擦了擦刚才碰过我的那根手指，才好像终于平复了心情，冷着脸走了。

02

江一原走后，我掏出手机，登陆了微博，简短记录下了刚才那个历史性的瞬间。

“3月2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老公主动找了我谈话。老公今天很生气，那是因为我做得确实还不够好，老公，在努力中争取你，在争取中等待你，我不会放弃的！PS：老公生气的样子也好帅！再PS：两分钟前老公出现在学校东区女生宿舍楼前的咖啡厅，想要偶遇老公的姐妹们抓紧！”

整个T大迷恋江一原，毫不含蓄地追求江一原的女生如过江之鲫，但像我这样怀抱着高尚情怀时时更新江一原的最新动态，并且不断直播对江一原

的疯狂追求的，大概也只有我一个了。并且为了好辨认，我的微博ID就叫“我和老公江一原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我这个微博如今有十多万的粉丝，但自当初走红之日起，仿冒我的江一原太太团就不少，秉承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作为首创者，我一直是追求江一原众女中最奇葩瑰丽的一个，郑燕林形容我是毁灭式的追求，就像是对大众狂轰滥炸的精神污染一般。

“原来全校几乎没什么人认识你，开始追江一原后，认识你的人多了些，但提到你，也顶多一句‘哦，追江一原的那个’。可如今却是反了！只要提到江一原，大家便会用微妙的语气跟一句‘啊，江一原啊，被广告系陶芊追的那个吗？’”我还记得郑燕林说这些话时的表情，她形容我的转变为农奴翻身得解放，从客体变主体。

发完微博，看了看时间，我收拾了好东西，买了些水果，火急火燎地坐车到了市立附二院。

熟门熟路地和医院前台打了招呼，然后一路跑到心内科的401病房。

我进去的时候晓丹姐姐正躺着，听到我推门而入的声音，她一骨碌爬了起来。

“陶陶你可终于来了。”她一见是我就笑了，“我快闷死了。林牧上次给我带的漫画和小说都早看完了。”

我走过去端了个垃圾桶，给她削苹果。

她看着我削完，笑着接了过去，冰冷的手指轻轻触到了我的手腕。

她歉疚道：“哎，又不小心冷到你了。”

我摇了摇头。

她一直打着点滴，三月还是天寒，那些没有温度的药水让她整只手掌都是冰冷的。此刻窗外并不热烈的阳光，照在她苍白病态的脸上，也让她显得气色生动起来。

晓丹姐姐吃完苹果，更加精神：“对了，快和我讲讲大学生活，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是医院的常客，晓丹姐姐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她比我大两岁，但我当年扎针又哭又闹的时候，晓丹姐姐已经能淡定地每天吃很多药扎很多针了。我一直记得那个寒冷的午后，在我畏惧扎针而号啕大哭的时候，这个有着黑亮温和大眼睛的姐姐把我温柔地抱住，帮我抹掉眼泪，还给了我一个棉花糖。然而这样好的人，却有很严重的心脏畸形，因此即便晓丹姐姐早已被T大录取，却没有办法继续学业。

“这个礼拜嘛，之前和你讲过思想品德课吧？那课程其实无聊得不得了，大家都不愿意去，结果这一次老师看上课人数太少了，要求举手点名，你猜怎么了？”

晓丹姐姐弯了眉眼：“所以像你们这些懒人都去上课了？”

“怎么可能！现在不是天气还冷嘛，大件衣服洗起来麻烦，有些女生怕弄脏袖子会戴袖套，宿舍里轮流去上课，排到去上课的女生就左右戴上俩颜色不一样的袖套，你也知道我们思想品德课老师眼睛视力不好的，所以俩不一样颜色的袖子，她就会以为是两个人了，然后摘了袖套还能再举一次，一个人就可以代三个人签到呢！”

晓丹姐姐笑了起来：“这种主意八成是陶陶你想出来的。”

我正要反驳，却见晓丹姐姐眨了眨眼睛：“对了，我听林牧说你在追求一个帅哥？怎么都不和我讲，太不够意思了，快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追求江一原这件事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既然晓丹姐姐都问了，我也只好老老实实说了。

“就是建筑系的高岭之花咯，一直被奉为校园情人的男神级人物。叫江一原。”

“江一原啊。”晓丹姐姐侧了侧头，“听名字有点普通啊，没有小说里的霸气和威武感，你看人家都是叫什么南宫啊慕容啊的，上来就是，‘他是来自东方最古老的家族的男子’这种出场方式。陶陶你不是老早就发誓说要找一个名字里透出一股子诗意充满言情小说风味的男人当男友的吗？江一原这个名字可不怎么诗意啊。”

“呃，其实江一原这个名字呢，还是挺有来头的。江一原出生的时候，他家里的公司刚上市，第一个季度财报刚出，净收益正好是亿元美金，所以他爷爷就按照亿元的谐音给他起了名字。”

听完我的解释，晓丹姐姐沉默了，过了半晌，她才道：“你这么一解释，我顿时就觉得一原这个名字真是很富有诗意，浑身上下充满了要溢出来的男主角光环和气息，一是独一无二的一，原是本原的原，暗示他是独一无二的人。有些人的名字就是这样，初听不觉得惊艳，可细细一品，才感觉出底蕴和低调的奢华来。”

我赶紧掏出手机，那上面的屏保正是江一原那堪称精致的侧脸：“喏，这就是他！”

晓丹姐姐凑过头来看了一眼，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了她的中心思想：“货正品相佳，追！”

我俩颇为深情地互望了一眼，在眼神交汇里感受到了对彼此的欣赏之情。

没多久，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俩的悄悄话。我想是林牧来了。

他推开门，便有门外缝隙中的阳光照射进来，那半缕阳光映照在他的脸上，勾勒出他秀气的嘴唇和挺翘的鼻梁。

林牧是晓丹的初高中同桌。在晓丹的口中，他是一个数学非常好的男生，她一直以为他会报考数学系或者计算机系，然而没想到，林牧竟然报了医学专业，他现在也算是我们J大医学院的一块活招牌，如今他穿着实验室工作服，认真地对着试管检测的一张照片一直被医学院拿来充当招生招牌，那张照片角度选得非常好，林牧盯着试管的眼神认真而笃定，整张照片都有一种肃穆和静谧的神圣感。也就是这么一张照片，骗得不少女生误以为我校医学院尽出此类才子佳人，于是一厢情愿报了医学院。临了才发现医学院能看的也就那么几个，而她们为了这么几个有限的资源，却要本硕连读卖身给医学院7年。

林牧朝着晓丹笑了笑，然后和我打了个招呼：“陶陶你也在啊。”

他笑的时候会露出一颗小小的虎牙，让我恍惚觉得仿佛是仲青站在我眼

前。他们两个笑的时候太像了，包括穿白色实验室工作服的样子，都感觉那么像。

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免有些伤感，于是草草和林牧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医院。

回学校后整个下午的课我都上得心不在焉，到了晚上，终于还是忍不住，跑出了校园。今天总觉得十分烦闷，想出去透透气，直到我看到周遭熟悉的梧桐树影还有略显荒凉而过分安静的街道时，才清醒过来，鬼使神差的，我在这样一个夜晚走到了周榭路。

这条路曾经是我的童年，那时候它热闹而繁华，我一直记得弄堂里那家冰激凌店，在无数个蝉鸣的夏夜里，我和仲青都会攥着攒了很久的零钱跑去合买一个冰激凌，然后我俩拿着勺子分食这冰凉又甜腻的小零食，虽然每次都是我多吃一点。

然而这条路也好，这儿原本的整个社区也好，如今早已经被迁出和改建。

周榭路的东边是依山水而建的别墅，没有一栋是下六千万的，而隔着一条河的西边，却是像我这种平民百姓聚居的社区，六千万是我们一生想也不敢想的数字。这条路可以说是分割富人区和平民区的三八线。我和仲青曾经站在河边长久地眺望河对岸的灯火。现在时光变迁，这条承载了我太多回忆的路终究是要拆了，而我此刻也是一个人站在曾经的河边。唯一不变的是河对岸那些别墅里通明的灯火。

大概我太过沉浸在回忆里，再加上夜色昏暗，等我意识到不对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

有人跟在我身后。

周榭路的路灯已经拆掉了，因此并不安全，传闻这里常常有色狼出没。我快步跑起来，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这么倒霉。

然而事不遂心。

“美女一个人吗？要我陪吗？”后面那人的声音泛着油乎乎的恶感，

他紧跟着我，像是享受游戏般看着我慌乱地朝前跑。我摸了摸左边的口袋，那里和钥匙扣一起绑着的，是郑燕林给我的防狼喷雾，我握住了那支喷雾剂，努力压制自己内心的恐惧。

跑了一段路后，我猛然察觉，后面又多了一个人出来！新加入的这个人，身形轮廓明显比第一个更加高大，他跑得很快，一下子就赶上了第一个人。

我心里愤恨，难道现在色狼也讲团队作案了吗？对付一个色狼，我还略有把握，如今来了俩，可如何是好？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又一次回头察看敌情时，发现那两个人竟然窝里斗了！新加入的那个正扯着之前那个的衣领，挥拳揍他。之前的那个立马反抗，两个人就这样打了起来。但新加入的那个显然打起架来比较狠，一下子便把之前的尾随者给打趴下了。

这两人战况甚酣，基本上忘记了我的存在。于是我便大起胆来，蹑手蹑脚地慢慢靠近。

那个身材高大的后来者此刻已经制服了开始的尾随者，正把对方的手反剪在身后用衣服绑在一起。

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等他绑完，便冲上去，掏出防狼喷雾，对着他的脸一顿狂喷。

这辣椒水非常刺鼻，连我也被呛到了，对方更是跪在地上，猛烈地咳嗽起来。极度的混乱里，对方伸出手，抓住了我的裤腿，那只手倒是生得非常不错，雪白的手指纤长，无名指上还有一颗痣。可惜此刻我无心欣赏，赶紧拍开对方的手，撒腿跑了。

03

回到学校后我还惊魂未定，和郑燕林讲了今晚的可怕遭遇，才终于撑不住倒头睡了。

这一觉我睡得特别沉，直到早上郑燕林风风火火地从法学院冲回来把我摇醒。

“陶陶！陶陶！你快醒醒！”

我把被子一卷盖住头，瓮声瓮气道：“你让我再睡会儿，昨晚我刚受惊呢。”

郑燕林却是不依：“陶陶！出大事了！号外啊外号，大新闻啊陶陶！”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江一原，江一原他出事了！”

我一下掀开被子坐了起来：“啥？”

“听说是昨晚被歹徒袭击抢劫！还受了伤！现在在校医院，快点，待会儿其他女生知道消息医院就要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好好好。”我一边答应着，一边用最快的速度刷牙洗脸整理仪容。

刚弄完郑燕林就一把抓起我，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把我带到了校医务室门口。

结果在门口就被一个中年女校医给拦住了：“你们干吗的？”

“我们来看……”

在郑燕林刚要脱口而出“江一原”之前，我狠狠捏了一把她的腰。

郑燕林疼叫起来。

“我们来看腰，来看腰！”我指着郑燕林讨好地对着女校医笑道，“姐姐，刚才她在宿舍做瑜伽，不小心扭到了腰，现在疼得厉害呢。”

估计那句“姐姐”取悦了女校医，她点了点头：“你们进去吧。”然后又拿出门神的姿态，重新叉腰站在了校医务室门口，颇有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进去之后郑燕林大为不满：“陶陶，你刚才干吗使劲捏我？”

我白了她一眼：“你傻啊，刚才要直接说是来看江一原的，你觉得她能放咱们进来？你没看到校医院门口不少哀怨徘徊的女子吗？明摆着都被这校医拒绝放行的好吗？这时候你还往枪口上撞啊？自然另辟蹊径啦，校医院能拒绝发花痴的怀春少女，总不能拒绝惨淡的病弱少女吧？”